

小孩子的詩

王 瑜

不要怕

有雷聲和閃電的夜晚
媽媽很膽小
她覺得天都要裂開了
我告訴她
不要怕
那是上帝的照相機

別致的媽媽

冬天來了
那些女人脖子裏爬滿了紅色的綠色的黃色的「蛇」
真是恐怖
我的媽媽就不同
她很別致
脖子裏都是光光的肥肉
什麼都不用
就很保暖

彩虹蛋

有一天
我坐在樹下睡着了
夢到一隻彩虹鳥
下了一個彩虹蛋
我把它捧在手裏
召喚神龍
好像沒什麼作用
於是
我把它交給媽媽煮了吃掉
從此長出了彩虹色的頭髮和身體
如果我呼一口氣
天空都變得五顏六色

編者註：作者為香港聖若瑟小學一年級學生



自由談

這個年代，人們都習慣給生活留下痕跡，以此證明曾經擁有。最典型的就是旅行拍照。我發覺，旅途中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拍照，以為風景凝固在相機裏、轉移到電腦硬盤，這段記憶才不會丟失。然後，我又發覺，我很少從電腦裏重溫這些記憶。再然後，我驚恐地發現，我其實是丟掉了這段記憶，因為迷信機器，我忽略了用眼睛和心去感受、銘記旅途的點點滴滴。悲哀由此產生——那不是我在旅行，而是相機在旅行。

我的眼睛與人、自然、風景之間，隔了一層紗，這層紗就是手機、相機、電腦。甚至面對一幅畫，也不願駐足凝視、仔細品味，而是用手機一拍，才「放心」走開，好像不這樣，它會從牆上飛走。還有多少人如我一樣，端着相機「狂轟亂炸」？如今，旅人幾乎人手一部手機，在隔着冷冷的鏡頭看風景。有位朋友從杭州回來，我問他都看到了什麼，他說西湖、靈隱寺，還有魯迅

無 痕

姚文冬

故居……我打斷他，還去了紹興？他愣了一下，紹興？我得回去看看照片。因為刻意留痕，我們辜負了樹木、花朵、山巒、河流，瓦檐下的風塵，雕像上的銅鏽……這些美景，都被相機從我們心裏偷走了。

曾和朋友們去旅行，我發現一位朋友，他背着手，站在涼亭裏，仰頭微笑看風景——多美的情景，這份輕鬆、恬淡，本身就是一幅風景。記起來了，他好像從不習慣帶相機，也不愛拍照，別人忙着拍照時，他獨自氣定神閒地看風景。我曾羨慕地說，什麼時候，我也能像你一樣，能丟下相機？

本是很簡單的事，卻一直也沒實現。因為，習慣了生活裏的留痕，總覺得不留下痕跡，一切都會成為一場夢、一股煙。比如，我唱戲習慣錄音，因而生怕哪裏出錯，整段皆輸，整個過程都拘謹、小心，於是失去了將自己代入戲中的那份美好，更像是唱給錄音筆聽的；又比如，看到一篇好文章或有用的資料，不是立刻讀完它，而是習慣性地加入收藏，覺得這麼好的東西不保存可惜。結果，恰恰是求表忘裏，收藏夾裏的東西越

積越多，多數都沒讀過。哪怕我專心用幾分鐘讀完，入腦入心了，即便不收藏，還能丟嗎？

作家莫言在故鄉只生活過十幾年，但他的作品裏，大多寫的是高密東北鄉，那麼深刻、嫺熟，真情四溢，那十幾年，他拍過照片嗎，做過記錄嗎？故鄉的痕跡，都留在了他的心裏。我也只在故鄉生活過十幾年，但寫鄉村題材的文字，駕輕就熟、隨心所欲，無需去查資料、翻照片。再說，那年頭，哪有條件拍那麼多照片呢？

越是無痕的生活，越在心裏處處留痕。禪宗不立文字、口口相傳，結果，在佛教裏，它的影響最大、流傳最廣，也最深入人心。因為，能夠用語言、文字來解說的，就不是禪了。

無痕的來去，是真正的灑脫。好的旅行，應是穿一雙舒服的鞋子、寬鬆的衣服，帶着平和的心情，細細觀看，慢慢享受，真正心無旁騖。這樣的旅行，沒有照片留存，風景卻會在心裏住一輩子。的確，那些不許拍照的地方，比如博物館、佛殿、石窟，反而更能專注欣賞、徘徊不去，任憑導遊聲嘶力竭地喊你上車。看到心裏、刻在腦子裏的風景，恰恰才是屬於自己的。

敘 別

杜 毅



人生在線

我淚目走進為小妹「杜穎敘別會」坐落在上海圖書館的會場時，一眼望去，主席台上，四周牆沿都是花，不禁想起「自攜瘦影步花蔭」。然而，這些花籃高雅致逸，素淨中又點綴五彩繽紛，含情脈脈，給悲者溫馨擁裹。

真的沒有想到，十月二十三日那個清晨，小妹就這樣驟然離去，給我留下了沉重的打擊和無盡的哀慟。她一生與我為伴，形影不離，是我送走的最後一個親人了。午夜回憶：她沒有見到過爸爸，生下來兩分鐘還不到，媽媽昏厥，軍閥盛世才就派來殺手，將她扔到窗外，零下四十六度的大雪中，幸有白俄助產士，冒死搶回，捂在胸口，許久，才聽到小妹的哭聲。盛世才不僅殘酷地殺害了爸爸杜重遠，毀屍滅跡，更將當時無藥可救的結核病傳染給幼小的我們。小妹尚在襁褓中，受害最深。十四歲時發作一場十分罕見的疑難險症：全身大出血，高烧四十度，經久不停、不退。雖經過當時上海中山醫院大力醫救，依然七次報病危。

在她以後的人生中，多種疾病相繼纏身。她幼年與我和弟弟一樣，由於結核病的傳染性，一天小學、中學也未能讀過，全靠媽媽病床邊授課：文科、數理科、外文、音樂課等。小妹報考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的那一年，二千多名考生中，錄取七人，她是七個中的一個。畢業後因身體虛弱，無力再彈鋼琴，而進入外事辦國際問題研究所（現研究院），任職英文筆譯。她譯出的《達揚外長傳》、《鄭念在上海的日日夜夜》等作品，已近資深譯者的水平——這是因為「文革」期間，她英文打字留下了一百多冊外文經典作品，大大提高了她的翻譯素養。

妹妹心存點滴回饋社會，遵照母訓，引進外資，每建成一座基礎設施，妹妹便將公司諮詢費的一半，投向社會公益事業：她捐助過蘇州河環境綜合治理；幫助沒錢上大學、沒錢治病的困難家庭；二〇〇四年，小妹



▲杜重遠寓所位於上海淮海中路

資料圖片

在上海位育中學建立了「愛國主義音樂教育基地」，定購了一批價格不菲的夏威夷電結他琴，聘請著名的藝術家教學，取得很好成績。因為此琴聲特別悠揚悅耳，幫助孩子們靜下心來讀書。每年的「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這些青少年常獲大獎，已然成為上海的一個藝術特色。在媽媽病逝將近五周年時，她在病房內，新學苦練夏威夷結他，半年竟能錄成碟片。片中有我用中英文敘說家國興衰，配合妹妹結他名曲悠揚。媽媽五周年忌日之際《鎖不住的琴聲》碟片分送海內外親屬。美國「夏威夷結他協會HSGA」吸收小妹杜穎入會，成為該協會裏的第一位中國人。

小妹最後一次住院期間，一直面帶微笑，遇到領導和友人來看望時，更加笑得燦爛如花。她笑對死亡，感恩而歸。

我從太平間回到家裏，人去樓空，正是「杜鵑聲裏斜陽暮」。我站在小妹安靜的臥室裏，問空床：「小妹，你真的沒有了？永遠也等不回來？」淚眼婆娑中，我記起三年前，她剛從香港回來，就坐在這張床上，填寫歐陽修《蝶戀花》的詞，輕聲念讀：「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幫助病中小妹的三位護理，怕我傷心，催我晚餐。飯菜飄香，溫語相伴。我忽然問自己：「我憑什麼坐在這窗明几淨的客廳裏，丟下小



▼杜毅與杜穎面對人生疾苦，仍不忘回饋社會

資料圖片

妹一人孤單地躺在太平間冰格子裏，飢寒交迫？她何嘗有過這樣的遭遇啊！」我痛哭失聲。我一生護理三個不治之症的親人，剗割痛苦，守候無望，有太多的眼淚，我總是死死關住淚閘。年輕時哭，怕媽媽傷心；年老時哭，怕妹妹擔心；而今，我什麼顧慮都沒有了，讓眼淚排毒吧。我哭得酣暢淋漓，自由減負。哭聲中，我聽到門鈴響了，座機響了，手機裏短信、微信叮叮噹噹響個不停……是朋友的支持兜住了我的眼淚，扶我走在彩雲間。只是我仍懵懂：沒有小妹的日子，怎樣才能過好？現在我又盼望小妹在太平間的時日能長一些，儘管冰格子，也還是在地面上，我還能去與她說說話。

我將努力走出喪親陰影，爭取枯木迎春萌新綠。此時，我突然覺得，這不是一場送別，而是一次重逢。

編者註：杜重遠，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九，一八」事變後，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鬥爭。一九三四年在上海創辦《新生》周刊，宣傳抗日救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在推動張學良與共產黨共同抗日，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中作出了重要貢獻。一九三九年赴新疆從事抗日後方建設，後被軍閥殺害。

冬至吃盆菜

過來人



香江憶記

古語有云：冬大過年。還有十天就是冬至，傳統上中國人都會視這天為一家團聚的大日子，除了身處異地的家人會盡量趕回家中一聚之外，老人家還會悉心預備一頓豐富的晚飯，祈求一家人來年豐衣足食。

隨着生活環境與習慣改變，部分家庭今時今日已鮮有在家中舉炊，所以到了冬至這樣的日子，一家人都會改為到酒樓用膳，即使仍然堅持在家的，也多會改為購買盆菜代替複雜的煮飯做菜程序，因而為商家開闢了一條生產盆菜的生財之道。除了酒樓會供應各式各樣的盆菜之外，連快餐店也加入競爭行列，所以今天只要你願意付出一千幾百元，就可選擇不同材料的盆菜，豐儉由人，各取所需。

但在吃盆菜的時候，又有幾人知道盆菜的來源和種類？原來，盆菜起源於清末年間，當時老百姓大多以畜牧業維生，廣東一

帶以至香港以大大小小的圍村組成，雖然數量繁多，但主要分為客家圍村和廣東圍村兩類，而這兩種圍村所製作的盆菜也有不同，後人將之分為客家盆菜和圍村盆菜兩大類，兩者的分別在於五花腩肉和雞的製作方法上，客家盆菜用筍蝦或筍乾炆豬肉，配以鹹雞，而圍村盆菜則喜用大條海魚乾炆製豬肉，再配以豉油雞，兩者雖有不同，但各有風味，都能迎合廣東食家口味。

以前，老百姓不易吃到盆菜，只有在村裏有喜慶事的時候，才由經驗豐富的父老在大廚房製作，製作好的菜餚會用大桶分開盛載，然後由其他人平均分配到盆中，這過程俗稱「打盆」，雖然盆菜看似雜亂，但其實每種菜餚都有擺放的層次，例如蘿蔔放在最底層，豬肉放中間，雞鴨在上面，目的是要在加熱過程中，讓不同菜餚的汁液都流到底部讓蘿蔔吸收，其他的配料還包括蝦、冬菇、枝竹、芋頭、魷魚、魚丸、肉丸和豬皮、髮菜等，雖不是貴價食材，但勝在有層次，舉家圍爐，別有一番風味。

日本的第一桶威士忌

小 冰



柳絮紛飛

日本北海道小樽附近的「余市蒸餾所」Nikka Whisky，是一家威士忌酒廠。古色古香的正門，房屋低矮，房頂深紅色，磚牆淺灰色，乍一看，還以為是歐洲中世紀一個典雅的村落。

蒸餾所很像一個活化的威士忌博物館，舊時的釀酒設施保留完好，車間仍處於生產狀態，產量不小，很有市場。酒廠貴在至今沿用傳統的「煤炭直火蒸餾法」釀酒，以手工製作威士忌，是日本保留至今唯一的、也是官方認證的歷史和有形文化建築。在通往不同車間的路上，成熟之前和成熟之後的威士忌酒香，按順序進入人的嗅覺。在嗅覺與視覺相結合的過程中，我們依次參觀乾燥樓、發酵樓、燒烤房、蒸餾塔、酒窖、博物館、品酒廳。

在燒烤房的火爐旁，一個身穿藍色工

作服的工人，正在給爐子加料。他頭戴盔帽，手握鏟子，一鏟一鏟地將煤炭送入爐子，爐火正旺，工人幹得很起勁兒。這是一門熟練活也是技術活，人工控制溫度是酒廠的傳統，需要非常熟練的技巧。現代人烤酒早已不用炭火了，改用煤氣或電力，火候用電腦控制。眼前的景象久違而可貴，恐怕在威士忌的故鄉蘇格蘭，也難得一見。大家趕快拍照。

酒窖營造的是另一種氛圍，輕柔的風笛音樂，能把人的思緒帶到遼遠的蘇格蘭。裝酒的器皿是清一色的木桶。據介紹，橡木做成的木桶，把含有煤炭煙熏味的麥芽蒸餾裝進去，放進酒窖，慢慢成熟，是余市蒸餾所的特色之一。

余市蒸餾所的頭號產品「單一余市十年陳釀」，曾在二〇〇一年由英國威士忌專業雜誌舉辦的評選期間，在全球四十七個威士忌品牌中獲最高分，從此蒸餾所

受世界關注。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全面西化，余市蒸餾所的成功，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蒸餾所的創建人竹鶴政孝，是日本的威士忌之父，他對威士忌生產中的要求，簡直趨於苛刻。竹鶴政孝出身於釀酒之家，早年遠渡威士忌發祥地蘇格蘭學習，留下的「竹鶴日記」，是他回國後從事釀酒業的基礎。為了釀出與蘇格蘭同樣水準的威士忌，他選址北海道小樽附近的余市。余市地處北緯四十三點二度，面向日本海，三面環山，氣候寒冷，濕度適中，加上空氣清新，水資源純淨，得天獨厚的釀酒條件酷似蘇格蘭。酒廠建於一九三四年，第一號威士忌「一甲威士忌」於一九四〇年釀出。

在主人的舊居裏，成列着竹鶴政孝與妻子麗塔當年的生活用品。麗塔原名潔西，蘇格蘭人，婚後改名竹鶴麗塔，兩人在



◀北海道小樽的威士忌酒廠 作者供圖

蘇格蘭相識並結婚。竹鶴政孝畢業後，夫妻回到日本，麗塔全力支持丈夫追尋威士忌夢，努力融入日本文化，後來變得比日本女人還要日本女人。建成酒廠，竹鶴政孝成全了自己的夢想，也兼顧了蘇格蘭妻子的家鄉情懷。

參觀酒莊，再不喝酒的人也要沾點酒氣。在品酒廳裏，我們領取免費威士忌，烈酒、淡酒、果酒各一杯。有酒性好又會品酒的人，嘗出味道後就到櫃檯買酒喝。大廳裏酒香滿溢，讚美聲不絕，真誠的讚美，是品酒不是喝酒，一點點不會讓人

得意忘形。我不會品酒，無論多麼上乘的酒，到了嘴裏都一個味道。我舔一下烈酒，舉果酒而飲，說：「好喝！」外子聽了不屑地說：「你說好喝，是因為你不會品酒。這酒入口後有層次感，餘味縈繞，意味深長，如果結合剛才的所見所聞，還能煥發出對酒廠的認識。」喝酒的人到來，心情真是好，他品出了細膩。

北海道的氣候宜於釀酒，小樽地區釀酒業興盛時有五十間作坊。很像中國的茅台酒廠和五糧液酒廠，同樣的配方拿到外地生產，聽說滋味迥異。